面对面

“青绿”何以长青

对话人：景小勇（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）
王 璠（本报记者）

从2021年的第一场到2026年的第1000场，从一部舞剧到电影、文创、音乐会、品牌联名……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的演出足迹遍及海内外近90座城市，200余款品类文创产品线下销售额近1600万元，同名电影票房超5000万元，交响音乐会、艺术教育、10余个行业的各品牌联名等相继落地。

一抹从《千里江山图》中走来的“青绿”，为何成为演出市场的长线IP（知识产权）？不断突破舞台边界的“青绿”，怎样开拓演出消费的新空间？



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海报。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供图

高度概括的文化审美是引人“入画”的关键

记者：5年来，《只此青绿》走过的不仅是一条巡演之路，更是一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不断焕发生命力的探索之路。这部剧持续圈粉的关键是什么？

景小勇：最大的原因，是这部剧顺应了时代对舞台艺术作品的需求。今天的中国人，渴望更主动、更从容地讲述自己的故事。舞动的“青绿”，寄托的是中国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朴素、真切的情感，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。

今年7月，《只此青绿》在台北上演，演出临时加演两场，从5场变成7场，场场开票即售罄，演出时座无虚席。谢幕时，掌声响了10多分钟还停不下来。可见，两岸同胞的文化共鸣多么强劲，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多么强劲！

记者：“视觉饱和”的今天，《只此青绿》为什么能引人“入画”？

景小勇：“只此”一卷、“只此”色彩、“只此”中国……“只此青绿”代表的是一种高度概括的文化审美。我们的文化包容、内敛，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。一股静气，成就了《只此青绿》的独特；饱含中国情致、东方意蕴的中国式浪漫，是引人“入画”的关键。

创作要开掘最富的矿藏、文化最本质的东西。文化支撑不坚实，再“漂亮”也不会成为好剧。将文化素材转化成舞蹈语言，《只此青绿》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创造性转化。篆刻、织绢、制笔、淬墨……每个细节的文化含量都沉甸甸。同时，这部剧由故宫博物院、中国东方演艺集团、人民网共同出品，既为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找到新的方式，也为文博单位、艺术院团、权威媒体携手进行艺术创作积累了好的经验。

没有最终的版本，只有更好的版本

记者：2022年央视春晚“青绿腰”迅速出圈。从“看一次热搜”到“进一次剧场”，再到被持续讨论，如何将流量沉淀为长期观众？

景小勇：《只此青绿》连续获得2022年、2023年、2024年等全国演出市场舞剧类票房第一。沉淀长期观众，真正的硬道理就是“把剧演起来”——演起来的成本要尽可能控制，演起来的质量则要尽可能保证。现在，《只此青绿》巡演的所有演职人员可以控制在60人左右。用优质的作品匹配精致的运营，才能产生更持久的市场号召力。

记者：舞剧吸引观众、电影扩大受众、文创承接消费、品牌联名进入日常场景……多元传播实现了艺术价值的延伸，剧迷们亲切地称其为“青绿宇宙”。在剧目运营推广方面，最具突破性的探索是什么，可复制的经验又是什么？

景小勇：在运营上，我们按照企业化运营模式，大胆引进市场资本，联合文旅演艺、院线平台，精准定位、科学规划，采取以销定产的模式。在IP价值开发上，最大的突破就是实现了艺术与生活的有机融合。这些加起来产生的社会效益，远比票房效益大得多。

立项创作之初，我们就探索将内在的文化和审美IP化，延伸艺术价值，为观众服务。比如，不少观众反馈舞剧音乐很震撼，这就值得我们重视、有所回应，所以我们就单独放大这一艺术元素，举办了交响音乐会。也是在这个理念驱动下，我们将团里的门脸房打造成“青绿空间”，把“千里江山图”的主题融入其中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切地走进生活。

《只此青绿》重点把握了6个环节：选题、解题、创作，推广、运营、传播。这个思路，是可被复制的。当然，每个文化IP的立意不同，适应性便不同，“适配场景”就会天差地别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可以预见，未来的跨界合作会越来越普遍。

记者：您曾多次提到“为观众服务”的理念，受众反馈如何影响剧目的精进、衍生品的开发乃至IP策略的调整？

景小勇：我们始终以观众为本位，而非艺术家本位。《只此青绿》没有最终的版本，只有更好的版本。举个例子，2019年剧目首演时并没有使用《千里江山图》。故宫博物院王旭东院长看完演出后，提出“《千里江山图》应该露面”。我们关注到，这恰恰也是观众的呼唤，大家都想一睹名作风采。演员们是在白板前谢幕，还是以《千里江山图》为背景进行谢幕，观众的感受能一样吗？很快，在故宫博物院的大力支持下，“舞绘”与真实的《千里江山图》“同框”了。

再比如，我们推出的《只此青绿》少儿版，也是呼应需求。它不是传统的舞蹈培训班，而是带领孩子化身“青绿少年”和“小小匠人”，通过舞蹈培训去交流。培训结束，这些孩子共同演绎这部舞剧，他们在感知美的过程中也创造了美。

中国的作品、中国的创作正获得更多共鸣

记者：今年9月，《只此青绿》第三次赴美演出，再次向世界传递东方美。5年来，剧目已赴10个国家和地区演出。海外观众对中国美学与“青绿”的反响如何？哪些共鸣超出预期，哪些元素面临“文化折扣”？

景小勇：我们在国外的演出，谢幕时得到的欢呼声和掌声与国内没有差别。他们欣赏中国美、喜欢我们的艺术形式。不过，据我观察，不少海外观众的落泪，往往是从王希孟为画作呕心沥血的个人角度去解读的，而对天人合一、家国情怀等内涵，难以完全理解。当然，这很正常。

在国际传播中，音乐获得了更广泛的共鸣。我们已经开始筹备将《只此青绿》的音乐推向国外，与国外交响乐团合作，请他们来演奏。这种文化交流是更深入的：让中国的作品、中国的创作“走出去”，而不仅局限于中国人“走出去”演自己的作品。

记者：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前身是中央歌舞团、东方歌舞团、中国轻音乐团，从建团之初就发挥着“文化使节”的独特作用。这种传统给院团留下了怎样的宝贵经验？中国舞台艺术怎样更好找到跨文化的审美联结点？

景小勇：坚守中华文化立场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深化文明交流互鉴，是国有大团的艺术担当和艺术责任。梳理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几十年的发展经验，“文化自信”是第一关键词，因为文化自信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前提，文化自信决定了艺术创作的根本立场、基本方向。“中国”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最鲜明的标识，这决定了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。

今天，“东方美学”风靡全球，中华文化正稳步走向世界，这是机遇，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要求。找到跨文化的审美联结点，不仅要熟悉本民族文化，更要精进研究各国文化艺术。面向未来，我们将继续努力打造中国IP，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故事、中国精神、中国价值，同时让世界经典得到中国解读、中国演绎、中国表达。

人物

编剧高满堂：深挖一口井 写好一滴水

灵文江



高满堂。 受访者供图

年代剧《南来北往》获得第三十五届“飞天奖”优秀电视剧奖。编剧高满堂说：“希望将来年轻人了解新中国成长史的时候，看几部我的电视剧，就能更形象地读懂这段历史。”

擅用现实主义笔法勾勒年代故事，总把温暖的目光投向中国广袤大地上的普通中国人，高满堂的作品厚重扎实，有质感、耐咀嚼。从《闯关东》《钢铁年代》《温州一家人》到《老农民》《老中医》《老酒馆》，再到《家有九凤》及其姊妹篇《家有七郎》，剧中的烟火日常承载着亲情、岁月、文化与记忆，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往往跳动着同样的脉搏。

“历史不仅存在于重大事件和宏大叙事之中，也藏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。”在高满堂看来，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，一个人物的命运起伏，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人生选择，都可能映照出时代的变化。关键在于，让历史变得“可感”，成为人物鲜活生命的肌理。

他一直坚持“三不写”：不写不熟悉的人，不写不熟悉的生活，不写不熟悉的人生。创作《闯关东》时，他沿着当年的迁徙路线走访，寻找亲历那段历史的老人，了解沿途的风土人情。对他而言，创作不能仅凭想象搭建故事，更不能满足于对历史资料的简单拼接。只有走进生活，接近真实的人，理解他们的生存处境、情感诉求和人生选择，才能让纸面上的历史拥有温度，人物才可能从时代深处走到今天的观众面前。

创作电视剧《南来北往》时，高满堂将目光投向铁路公安的日常工作。列车就是一扇观察社会的窗，旅客的相逢与离别、不同人生的交汇，以及时代发展带来的变化，都因这扇“窗”融入故事。铁路公安的工作并不总是惊心动魄，列车上的日常也充满琐碎和平常，但熟悉的场景也能写出“惊心动魄”“意味深长”，只要挖出观察社会、理解人情的丰富空间。

生活的真实最终要落实到人物身上，而人物的真实，往往藏在细节里。他常说，“一百个情节，不如一个鲜活真实的细节。”细节不是故事的点缀，而是人物性格、心理活动和现实处境的集中呈现。创作者不仅要看到人物做了什么，还要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；不仅要写出人物的外在行为，更要体察行为背后的情感与无奈。只有把人物放回具体的生活环境中，才能避免概念化、脸谱化，让他们既有自身的性格逻辑，也有普通人的复杂与真实。

“脑子里得架着一台摄影机。”他常常提醒自己，人物站在哪里，情绪如何通过动作表现，场景怎样调度，都需要在写作时有所考虑。有生命力的故事，不靠在书房里编织。书面上的设想到了拍摄现场，需要受到场景、调度和表演等因素的检验，甚至需要重新调整。创作因此不是剧本交付便告结束，而是从生活观察到剧本构思，再到现场实践、反复打磨的完整过程。

如今影视市场不断变化，话题、热点迭出，高满堂说：“创作者要有自己的判断。”追逐热点、套用流行模式，或许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关注，却难以替代对生活的长期积累。形式创新固然重要，但真正的原创，归根结底还是要回答作品写什么、为什么写，以及能否写出别人没有发现的生活真相。普通人的日子看似平淡，却有着最丰富的人情世故，也蕴藏着理解时代的密码。

“深挖一口井，写好一滴水。”从一个人、一件旧物、一段寻常日子出发，高满堂始终在寻找生活深处的人心，寻找时代变化在普通人身上留下的真实印记。把时代写进寻常日子里，不只是他的创作方法，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艺术坚守。

（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打捞广济沧海中的『一粟』

千 超

中国海上对外贸易绵延2000余年从未中断，在这条漫长海路上，广州几乎是唯一延续且长盛不衰的贸易港口，而广东，是它背后的广阔腹地，也是中国面向世界的重要门户。依托广州等千年口岸，这里积淀下丰富的商贸经验、管理制度与中外交流智慧，也照见中华文明包容、开放、和平、互利的底色。

纪录片《广济沧海》用4集体量，分别聚焦历史、货物、人物、当下。“广济沧海”四个字气象宏大，而我们要做的，却是努力打捞起其间的“沧海一粟”，跳出过往单一经济视角，聚焦贸易往来中具体而微的人与生动多彩的文明互鉴，从过往开放实践中汲取互利共赢的有益经验，为当下应对全球百年变局、续写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新篇提供镜鉴意义。

贸易不只是简单的利益交换，更是文明之间的相遇、倾听与理解。“中国皇后号”是我们筹拍过程中听到的第一个故事。彼时美国刚结束独立战争不久，急需开辟自主的海外市场。1784年2月22日，一艘名为“中国皇后号”的木质商船起锚驶离美国纽约港，历经半年的风雨兼程，于同年8月抵达广州黄埔港，开启了中美两国历史上首次直接通商。4个月后，“中国皇后号”满载的棉花、皮货与西洋参全部售出，随后载着茶叶、瓷器、丝绸与各类东方艺术品返航。此行最终为投资者带来约25%的盈利率。该船的大班山茂召后来写道：“在广州期间，我们作为独立国家公民的身份，得到了所有人的承认。”

贸易不只有宏观的经济战略，也根植于个体的一次次微观选择。片中讲述了清代广州青年黄东的故事，他不仅帮助英国雇主辨识东方草木，还在雇主病逝后独自携带其手稿与画作远赴伦敦交还其家人。在遥远的异国他乡，他向英国医师解释中国针灸的原理，为公爵夫人解读瓷器年款，还为英国博物艺术家的植物拼贴画题写中文俗名“老虎耳”…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正是无数像黄东这样的平凡个体跨越语言的隔阂、鼓起远航的勇气，以微末之行传递文明新知、沉淀民心相通的恒久力量。

贸易不只是瓷器、茶叶等大宗货物的流转，也催生商业思维的兼收并蓄与顺势创新。通过中国画师林呱的故事，可以看到其快速研习英国画师钱纳利的学院派技法，融会中西绘画语言、直面市场竞争，在保障作品品质前提下，缩短交付周期、制定更亲民的价格，以此赢得大量订单的商业智慧。外销画也逐渐越过个体创作和交易的逻辑，成为彼时广州最为外国人熟知，且极具规模的文化产业。

拍摄纪录片《广济沧海》与此前拍摄《何以中国》的感受截然不同。《何以中国》涉及上万年的中华文明溯源，可依托的原始素材相对有限，而《广济沧海》的相关资料非常丰富。这些原本服务于现实商贸活动的证据，在无意间为后世留下了一座体量庞大的历史宝库。此次创作中，我们大胆使用了动画形式再现部分历史场景。80%以上的画面都来自直接史料依据。这些动画的关键帧皆为画师参照历史资料、结合专家考证手绘创作完成。

唐代航海技术已日趋成熟，中日海路距离并不算遥远，但鉴真五次渡海皆未成功，历经无数磨难，终在双目失明后第六次东渡方才成功。彼时远赴长安的日本遣唐使，同样以身涉险，为突破海路绝境、确保通航成功，每每三船并发，以孤勇之姿对抗茫茫沧海，只求一叶飞舟抵达中土。

“黑夜则神灯表路，白昼乃仙兽前驱”，这是《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》中的一句碑文。夜里依靠海岸灯塔的灯火辨明方向，白天常有海豚犹如仙兽游在船首。唐代使者杨良瑶曾奉唐廷使命，从广州出海远航黑衣大食（核心区域在今伊拉克一带），这句对他跨洋航程的诗意记叙带给我想象与感动。摄制组曾四处寻找这块碑文，经过漫长的寻觅，我们终于在即将结束拍摄时，在陕西泾阳县找到了它，并用在了正片第一集中。

《广济沧海》讲金钱也讲感情，讲服务也讲创新，讲冒险也讲远见。它足够庞大，在往来互鉴中连接四海；却也足够细腻，在沧海一粟中，只为携一朵人生的浪花……

（作者为纪录片《广济沧海》总导演）



纪录片《广济沧海》海报。 片 方供图

《过来人》为何唱出“意难平”

赵偲汝

“我是过来人，一千年前揣着跟你一样的心……”最近刷屏的AI（人工智能）歌曲《过来人》中，刘邦、项羽、杜甫、苏轼等网友熟悉的人物开麦说唱，用他们各自的坎坷困顿，唱出普通人的诸多“意难平”。

如今AI不断削平创作的门槛，也在不断抬高“被看见”的门槛。《过来人》从海量AI作品中“出圈”，有自己的独到之处。《过来人》中，古人诉说各自心事，没有灌输励志鸡汤，也没有承诺坚持就一定能成功，而是表达了一种人生常态，给困顿的人一份温暖与陪伴。它把重心放在普通人共通的生活困境，一句“我不是来教你，我是来陪你走这一程，你不是一个人，前面有我留的灯。”打破古今的隔阂，让人们看到即使是先贤，也同样要面对困难、挫折与失败。它让观众不只看到古今穿越，更看到古今共情。让人看到，对世道人心的深刻体味与细腻表达，是人与AI的区别，也是“活人感”的分寸所在。

快人快语

优秀的文艺作品要能够跟大众对话。共情，是打动不同年龄受众的关键。不过，共情不等于随意解构，经典的活化也不等于无底线的魔改。为了满足观众的“意难平”，碎片化截取经典人物形象进行重组，在某些二创组合中，名著厚重的精神内核被简化，原著的思想分量被削减，这样的内容可能形成对经典的片面认知。对于创作者而言，想象可以放飞，敬畏不能缺失。

传统文化当然不只藏在典籍与博物馆里，它可以合理借助新媒介蓬勃生长。“莫名鼻子有点酸，嘴上还挂着笑”“正离开别人眼中的舒适区，前往前所未有的挑战”“看了几遍，眼泪几乎没停过”“这才是AI存在的意义”……《过来人》持续刷屏的弹幕说明，大众需要的文艺，不只有昂扬的激励，也有温柔的懂得。真诚的共情，永远是文艺的珍贵所在。

让中式美学扎根生活

黄颖湘

创作《兰香如故》时，我始终思考：传统美学如何在当代电视剧中获得新生？中式美学不应止于传统元素的视觉复现，更要理解其精神内涵，并转化为今天的叙事语言与情感表达。

中国传统美学讲究情景交融、虚实相生，也蕴含着人与自然相通的观念。为构建《兰香如故》的视觉空间，主创团队深入江苏南京、苏州考察传统园林，关注的不只是形制与景致，更是空间背后的文化观念及其叙事可能。

以林府园林中的栏杆为例，它既是建筑构件，也是连接人与自然的媒介。栏杆之内，是人物无法回避的现实；栏杆之外，是更开阔的天地。传统形式只有与具体生活相连，才真正有意义。林府中，仆役房间斑驳的墙面、茶水间升腾的水汽，与庭院的精致、厅堂的雅致共同构成宅院的生活肌理，也让人物的身份与境遇自然显现。

园林、器物、服饰与光影只是外在形态，真正赋予作品审美品格的，是它们与人物命运、生活经验和精神世界的联系。

中国传统审美善于借景寄情，《诗经》就常借草木鸟兽表达人的心绪。我也希望《兰香如故》的诗意能够从真实生活中生长出来，让景物与人物相互映照，比如剧中的梅树就承载着这样的表达：风雪中的梅树关联人物面对现实压力时的抉择，枝干虽有折损，生命却依然向上生长，它不只是人物情绪的简单注脚，也映照着人在困境中不肯熄灭的生命力。



《兰香如故》剧照。 片 方供图

这种含蓄的表达同样体现在人物塑造上。我们不简单划分善恶强弱、喜怒哀乐，而希望呈现命运、环境与性格交织下复杂的人性。我至今记得拍摄许兰香与养父母告别的一场戏时，我在监视器前悄悄落泪。吕蕺儿一家被残忍发卖后，许兰香即将回到危机四伏的林府，养父母满心担忧，又怕自己的关切给女儿惹来麻烦，只能远远望着她离去。走在丫鬟队伍末尾的许兰香忽然停下脚步，转身朝他们明亮一笑，用力摇着手里的香囊——里面藏有写着“活”字的平安符。父母明白，女儿是在告诉他们：我会好好的，你们也要好好的。

这一幕让我想起自己留学时与父母告别的场景，每次在机场分别时，我也会用力挥手，努力笑得灿烂一些，希望他们能少一分牵挂。后来拍兰香的这场戏，我仿佛又看见了当年的自己。创作中这样的共鸣提醒着我：要先感动自己，才能感动演员，最后感动观众。

“兰香”并不只属于一个人物：它是许兰香/沈嘉兰、赵星棠、杜翠雀等各有际遇的女性，亦是林锦岐、韩梁、陆燮、袁绍辉等各行其道的男性。他们经历得失，以不同方式寻找生活的可能，而命运的复杂，恰恰在于人并非总能如愿以偿。“活着，更好地活着”不只是一句主题表达，更是贯穿人物命运的内在动力。

随着年岁渐长、走过的路越来越长，我愈发觉得生活的美不在于它有多完美，而在于我们如何接受它的不完美。许兰香曾说，她为了父母、女儿，也为了自己而活着，为了四季风景、一餐一饭、戏文烟火。《兰香如故》让我们更加相信，人的生命力不一定来自轰轰烈烈的壮举，也可以来自对一餐一饭的珍惜、对身边人的爱，以及历经风雨之后依然向往美好的心。

回望全剧，人物命运最终指向一个朴素的信念：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。善意未必能让人生从此没有风雨，却能让人在艰难中依然拥有向前的力量。传统美学的当代价值，也正在于此：它不仅让我们看见形式之美，更让我们从中体察人情、理解生命。

（作者为电视剧《兰香如故》导演）

艺士云

本版邮箱 ysbjs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 赵偲汝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1.8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